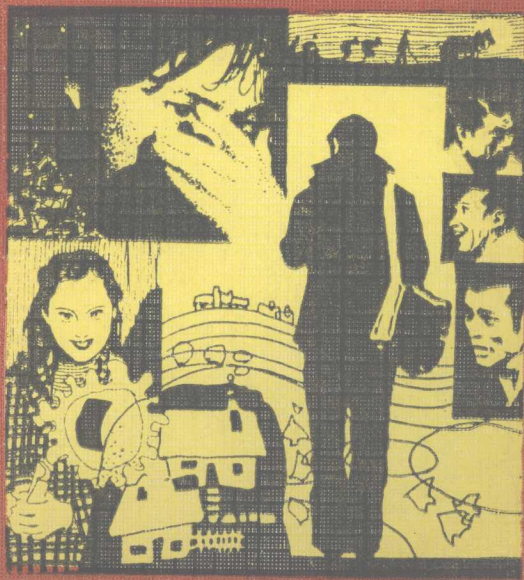


电视新作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中国戏剧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黑龙江省电视台



序

黄 枫

去年，省电视台和省剧协联合举办的电视剧有奖征文活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征文收到电视文学剧本八百三十多部，一千一百多集，评出十部得奖作品，三十一部佳作。这些作品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做了可贵的探索，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革命风貌，不少作品展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着力歌颂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着力创造出改革者和建设者的形象。这次收入《电视新作》的《一路顺风》、《淘金者之梦》、《热血贝》三个剧本，格调清新、内含深刻、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我省的电视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有较大的发展。我省已经制作了八十多部（集）电视剧，不仅数量在逐年增长，质量也有所提高，有的作品在省内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能力、很有发展前途的电视剧制作队伍，而且这支队伍正在扩大和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重视及各有关方面支持的结果；是省及各地市电视台辛勤工作的结果；更是广大热心于电视剧创作和制作者克服种种困难，付出心血的结果。

在累累硕果面前，还应当看到我们的差距。我省还没有创作出在全国影响较大的电视剧文学剧本，我们制作的电视剧还没有进入全国电视剧的先进行列。我们应从各个方面做好工作，努力提高我省电视剧创作和制作水平。要向全国各省、市学习，特别要向先进电视台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 和 成果，在提高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上下功夫，向人民提供更多更

好的精神产品，争取尽早迈进全国电视剧的先进行列。

当前，随着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已经深入到广大城乡的千家万户，在群众的业余生活中居于很重要的位置。我省的电视事业发展较快，已有省、市电视台十三座，电视转播台和差转台三百二十六座，电视覆盖人口率近百分之七十，拥有电视机二百五十多万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种情况表明：用高质量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电视剧丰富电视屏幕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前不久，胡耀邦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愤发图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献身。创作出高水平的电视剧，是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次征文，认真从抓剧本上下了功夫，继续抓下去，总是会抓出一批好剧本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立志改革、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应创作出具有这个时代特色、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催人向上的好作品。要突破我省电视剧目前的水平，应抓好反映黑龙江特点的题材、特别要抓好现实题材的创作。要搞全省一盘棋，集中力量每年重点抓几部，这样一年一年地扎扎实实搞下去，相信我省电视剧的质量一定会有新的提高。

电视剧在我国还是一项比较年轻的艺术，衷心祝愿我省的电视剧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有一个新的突破，我省的电视艺术工作者能创作、制作出无愧于时代、不辜负广大人民群众期望的好作品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黄 枫 (I)
一路顺风	张 勤 (1)
淘金者之梦	梁国伟 (36)
热血贝	黄进捷 沈耀庭 (84)
有这样一个亡命徒	王国臣 张仲瑛 (152)
生命的小河	栾殿湖 蒋炜敏 (155)
她在花丛中	常玉昌 (157)
匹夫小传	阎洪昌 (159)
雾，是透明的	邵宏大 (161)
失落的鲜花	路 春 高 凯 (163)
东方莫斯科？东方巴黎？	车连滨 (165)
一九八四年电视剧本征文获奖名单	(167)
编 后	(170)

一路顺风

张勤

1. 旷野

大雨滂沱，大风呼啸，密密层层的风雨横荡。

一列火车劈波斩浪般地疾驶而来。

2. 软卧厢内

车窗关闭着，与窗玻璃外肆虐的风雨相比，这里显得异常超脱。案台上的一盆文竹犹如翠雾朦胧，优雅怡然。

案台一边，高莹坐在铺有细丝凉席的软垫上，乐滋滋地看着对面。她肤色白润，微微弯曲的黑发熨贴地拢在脑后；由于养尊处优，虽已五十余岁，却好象四十三、四，不过那稍呈松弛的两颊表明，她是属于她那种年令的人了。



对面铺位上，十九岁的李晓明背靠墙壁坐着，隆起的膝盖头上放着一片纸，他用执笔的手支着下巴，沉在思索中的眼睛凝视着纸上的一道演算题。

窗玻璃外，瓢泼的雨象瀑布一般。

3. 车站站台

列车停靠着，旅客们冒雨争先登车，站台上转瞬间空空的了。

4. 软卧厢内

李晓明面对演算题苦思不得一解，他转脸向车窗。

高莹：“明明，饿了吧？”

李晓明不在心地：“嗯。”

高莹起身走向物件架。

李晓明向着车窗的两眼忽然瞪大起来。透过窗玻璃，只见站房旁的水泥道上，大雨中一个挑担的老农一边向火车急奔一边焦灼地回顾，后面，一个扎羊角辫的、穿鲜红色短褂的村姑在猛跑；铁路职工慌忙过去阻挡；老农和村姑苦苦求告着；铁路职工连推带搡地将老农和村姑赶到了树丛后。

高莹从物件架上取下一只满装食物的尼龙筒兜：“面包还是蛋糕？”

李晓明望着被风雨刮得激烈摇晃的树丛，生气地：“不饿！”

高莹：“那……冲一杯桔子汁？”

李晓明没应声。

高莹：“要不吃巧克力？”

李晓明烦了：“我不爱吃甜的！”

高莹：“那……上餐车喝大米粥吧？”

5. 餐车

座无虚席，中间过道上川流着寻找空位的旅客。

一餐桌两边，高莹和李晓明靠窗对面坐着，那只尼龙筒兜旁放着从各式塑料袋里露出来的烧鸡、香肠、牛肉干、小酱菜等。

李晓明边吃粥边沉在思索中。高莹与旁座的一个自斟自饮的络腮胡已对谈有顷。络腮胡对座是一个管自低头扒饭的小青年。

络腮胡手端一份印有彩色风光照和五个烫金字的“录取通知单”，对小青年：“你瞧瞧，儿子，瞧瞧人家，啊？”

小青年无处藏脸似地拼命低头扒饭。

络腮胡：“人家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你呢？”

高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反正……科大今年要求的录取分数线也确实太高了。”

络腮胡：“考了多少分？”递还“录取通知单。”

高莹珍重地将“录取通知单”放入衣袋，虽似乎平常却不无炫耀地：“五百六十四分。”

络腮胡惊得张大了嘴。

李晓明好象蓦地思索到了什么，放下筷子，从衣袋里取出笔和那一片列有演算题的纸，急忙埋头写。

高莹：“明明，别算了，吃饭。”对络腮胡，仍不无炫耀地：“高考数学算错了一道题，一直睡不好，吃不好……”

络腮胡：“嘿！错一道题也攀上最高峰了，要进最高学府了！”

李晓明皱起了眉头。

刚上车的浑身湿透的旅客在过道上挤来。

响起争吵声：

“挤什么？”

“过去！”

“这是餐车！前面是卧铺！”

“站一会，你不也站着吗？”

“我等吃饭！”

“兴你吃，不兴我吃啊？”

高莹：“不象话！这么多人上车……”

络腮胡喃喃地：“五百六十四……”

李晓明看着站满人的出口处，那里出现了一根举起着的湿淋淋的毛竹扁担，出现了羊角辫、鲜红色短褂……。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望着。高莹不解地顺着他的目光望着。

王忠茂一手举着扁担，一手提着一个外包绿底印花塑料布的用麻绳捆扎的大包，王兰兰一手提着帆布大旅行袋，一手提着塞得鼓鼓的黄书包，挤到了桌旁。

李晓明：“你俩上来了？！”

王忠茂和王兰兰不明所以地看着李晓明。高莹扫了一眼老农身上湿透的打着补钉的兰粗布衣服和村姑身上象泡在水里的鲜红色短褂，也不明所以地看着李晓明。

李晓明对高莹解释地：“刚才我发现他们顶着大雨，路又难走……”

络腮胡：“打哪来啊？”

王忠茂：“苦水。”

络腮胡：“哦，本省农业县。”

王忠茂：“走了一天了，差点没赶上，好在火车没按点开出。”

络腮胡：“噢？可也是啊？到站停这么长时间！”向车窗外望了一下，又对王忠茂：“去哪儿啊？”

王忠茂：“合肥。”

络腮胡：“哦，”对高莹，“你们是一道。”

高莹闷头喝粥没吱声。

端盘经过的服务员喊：“行李别挡道！”

李晓明：“来！”俯身抓下王忠茂手里的大包往餐桌下塞。

高莹耷拉着脸欲说不能，她的两只脚只能缩在自己的座位下了。

络腮胡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又喃喃地说：“五百六十四……全国少有，少有！”

高莹的脸又舒展开来，愉快地对络腮胡：“看来，这方面你是很关心的。”

络腮胡：“唉！”

高莹：“是啊，城市里的，特别大城市，涉及千家万户……”

络腮胡伸手直指小青年：“今年大模大样也参加高考了，给我他妈的捞回个二百八，看人家尖子，五百六十四！你两个捆一堆也顶不上！脸都叫你丢净了！”

靠桌站着的王忠茂和王兰兰似乎茫然地看着。

小青年扒完碗里一口饭，扔下筷子。

络腮胡：“再来一碗！”

小青年起身走。

络腮胡：“饱没饱？”没回音，火，“还他妈的……！”起身随去。

王忠茂和王兰兰落了座。

服务员到桌旁：“吃什么？”

王忠茂征询地：“兰兰……”

王兰兰弯腰从大旅行袋里往外拿着干粮、茶叶蛋：“爹，咱要两碗汤吧。”

李晓明面对着剩下的半碗粥，阴沉着脸。

高莹：“明明，吃啊！”

李晓明猛地抬起脸，抗议地：“不舒服！”

高莹愕然地望着李晓明。

李晓明竭力压抑着声调：“五百六十四，五百六十四，在家你还没叨叨够？省委大院里成天响着你的五百六十四！火车上你也找人说，干什么？”

高莹如释重负地笑，不停地笑。

王忠茂和王兰兰互相会心地对视着。

李晓明：“刚才这个人，你又不认识……”

高莹：“妈妈高兴！找人说……那是因为有共同语言，我不是随便……”指过道上，“比如这些农村人，根本不懂的，我能找人说？”

李晓明忽然起身走了。一旅客忙落座。

高莹微笑着，推开自己剩下的半碗粥，往筒兜里装食物，发现沾满茶末的黑褐色的茶叶蛋挨着了放烧鸡的塑料袋，她顿地沉了脸，憎恶地拎起烧鸡甩下了塑料袋。王忠茂看在眼里，急伸手将茶叶蛋一一归拢到了桌边。正从服务员手里接汤的王兰兰不知道，推茶叶蛋到原处。王忠茂不声不响地又把茶叶蛋拣回来。

一旅客伸脸向高莹：“您吃好了？”

高莹管自收拾食物，没理睬。

李晓明跑了回来，喘息地：“妈！火车不走了！说前面发大水！”

6. 车站站台

旅客全都顶着大雨，有的从车上下来，有的向站房里跑，一片闹闹轰轰。

站房高处的大喇叭广播着：“……刚接到合肥站电话通知，因暴雨成灾，路段被洪水冲毁……”

7. 车站值班室内

高莹在打电话，李晓明拎着筒兜坐在一边，他脚旁放着一个外包黄军毯的行李和一只牛皮箱。

高莹对话筒：“你是这个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吗？县长在不在？副县长呢？那县里的小车……这么回事，我从外省来，我的孩子考上科大了。今天是规定报到期限的最后一天，啊这么回事，孩子他父亲同你们省委陈书记是老战友……什么？县里没有小车……喂喂！”音断了，“怎么搞的……”放下话筒。

高莹对值班员：“同志，我们今天必须赶到合肥……”

值班员在忙自己的事务。

高莹：“同志，到合肥还有多远？”

值班员：“火车跑一个多小时吧。”

高莹：“什么时候开车？”

值班员：“路段正抢修。”

高莹：“那今天……”

值班员摇摇头。

高莹：“这个电话能打到省委吗？”

值班员：“得挂长途。”

高莹：“请你给我挂长途……”

值班员：“这儿不行，你得去邮电局。”

8. 车站前广场

雨暂停。

高莹和李晓明拖带着行李和皮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去。

身旁一妇女冲迎面喊：“怎么样？”

迎面挤来一男人懊恼地：“长途电话不通了！线路给刮断了！”

高莹傻眼。

妇女：“搭长途汽车吧！”

男人：“客运站人山人海，都在骂老天爷，公路叫水淹了！去合肥的汽车停了！”

妇女：“那我们走！”

高莹和李晓明呆立着。

挑担的王忠茂和王兰兰挤到在近前。

李晓明：“妈，我们也走吧？”

王忠茂和王兰兰闻声转过脸来。

高莹脸色阴郁地仰对着乱云飞渡的天空。

李晓明：“妈，现在想别的都没用，只能靠自己了，走！”

高莹斥责地：“你看你妈能走？”

李晓明：“怎么不能走？你不是常说过去背着背包，向南进军，下乡土改……”

高莹勃怒地：“那时候十七、八岁！你妈现在年过半百了！”

王忠茂和王兰兰相视一笑。

王忠茂和王兰兰到了人稀的地方。王忠茂放下担子，重新系紧捆挑物件的棕绳套。

王忠茂慨叹地：“看她呀……向南进军了，下乡土改了……现在都只能装门面用了……”

王兰兰：“不过她也确实年纪大了。”

高莹和李晓明继续在人群中挤去。

李晓明突被斜刺里的鲜红色短褂灼亮了眼睛，振奋地：“啊，他俩去合肥……”手提紧行李和皮箱往那奔。

高莹拎着筒兜追：“明明！”二人几乎同时到了王忠茂和王兰兰跟前，没等李晓明开口，高莹急喘地：“找宾馆住下来！”

李晓明：“宾馆？这个小县城……”

高莹烦乱地：“招待所有没有？要不旅店、客栈、澡堂……”

李晓明：“你能住？”

高莹近乎暴躁：“这一趟我是舍命赔儿子！”

李晓明：“你住下吧！”对王忠茂和王兰兰，“你们去合肥哪里？”

高莹拉回李晓明：“不能走！”

李晓明挣脱，又对王忠茂和王兰兰：“我去科大……”

高莹厉声：“他们懂得什么科大科小！”

王忠茂向高莹瞪一眼，挑起担子迈开了大步，王兰兰随后。

李晓明跳脚地：“我叫你住下！我走！”拔腿奔到了闻声停住步子的王忠茂一旁，礼貌地，“请问您，今天能赶到合肥吗？”

王忠茂：“就为的今天赶到。”

高莹：“明明！”气急地冲到了李晓明面前，强自耐心地，“我们向学校发电报，特殊情况，事后也可以说明……”

李晓明喊：“明天就要开课！耽误课程我不干！”

高莹：“可这是意外的，没有办法的……”

李晓明：“你就不为我考虑！你光想自己！”

高莹冤屈得眼泪汪汪地：“明明啊明明……”

李晓明指着携带物件纷纷走了的旅客：“你放眼看看，哪个象你？都有两条腿……”

高莹好象顾忌四周似地忙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压声：“喊什么？”

李晓明：“我今天必须报到！我爬也要爬到合肥……”

高莹：“别喊！”

李晓明：“我就是不信你不能走！”

高莹气恨地顿足：“哎呀！叫人家都来看你妈的笑话呀？”

王忠茂钝重地：“要走就赶紧，不走我可得……”

李晓明：“走！”

高莹：“等等！”强自诚恳地到了王忠茂跟前，尽量用平易的语调，“你说一说情况，老大爷……”

一直在旁静观的王兰兰忽然“扑嗤”笑出声来。

高莹近似惶惑地侧脸看王兰兰。

王兰兰：“我爹今年才四十三岁。”

李晓明也禁不住乐：“哈！我妈今年五十三了！”

高莹尴尬：“这……”勉为其难地陪笑，下意识地用两掌在两个眼角上向鬓边抹。

王忠茂：“没啥没啥！日子过得不一样，人也就……”对高莹，“要真打算一起走的话，叫我名字好了，我叫王忠茂。”

高莹：“啊，王……老王，从这里到合肥，火车跑一个多小时，那人走不得两天吗？”

王忠茂：“火车跑的是铁道，绕个大弯去合肥，我从南面照直插，天黑前准到。”

高莹：“从南面插……有路吗？”

王忠茂：“这就看怎么说了，在我看来，能迈开腿就是路。”

王兰兰牵动王忠茂的后襟，轻声叽咕。

高莹：“姑娘，你又说我什么呢？”

王忠茂：“嘿嘿，她说你不会走路……”

高莹：“我不会走路？嗨呀，姑娘啊，我象你这么大那年头，一天一百里，连走几个月……”

李晓明：“你们不了解，我妈是铁脚板！”

四人同笑。

9. 一条高又宽的田埂

两只穿着白布底方口鞋、黑丝袜的脚在泥泞中非常利索地迈进，裤筒卷起着，雪白的小腿肚上溅满了泥点——高莹精神爽

朗，心里好象在欢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前面是拎着筒兜的李晓明。再前面是王兰兰。而挑着重担的王忠茂，领头走出去一段距离了。担子的前头归拢了他自己的物件，后头是一个外包黄军毯的行李和一只牛皮箱。

附近的稻田多半涨水，白茫茫一片。

王忠茂回头高声：“步子加快！慢了今天赶不到！”说话间，王兰兰已紧随在身后了。

李晓明：“妈，你可别慢了。”

高莹：“保证拉不下！”

10. 岗坡

王忠茂和王兰兰已翻过岗去了。李晓明快步登上岗顶。高莹滑滑溜溜地在坡腰。

高莹一脚没落实：“啊呀明明……”

李晓明返身跳回扶住高莹。

李晓明扶着高莹到了岗顶，一望，前面王忠茂和王兰兰没影了，只有一片雨洗过的绿柳。

高莹犯疑地：“人呢？”

李晓明扶着高莹滑滑溜溜地下岗坡，高莹着急地向柳林里眺望。

高莹：“明明，他们……”

李晓明：“你自己脚上用劲！，别把身子都压给我……”

高莹急喊：“喂！王忠茂……”

李晓明：“噎呼啥！”

高莹：“他们怎么回事？”

李晓明：“穿进柳林里去了！”

高莹：“为什么要甩我们？”

李晓明：“甩我们？你自己走得太慢！”

高莹：“我担心你的行李皮箱！”

李晓明：“胡扯八咧！”

高莹一震，盯着李晓明：“这样对妈妈说话……”

李晓明不服地：“能这么看人吗？”

11. 小村的村头

挑担的王忠茂和王兰兰来到村头，向后望望，那母子二人还没影呢。

担子放在一堵山墙前，王兰兰坐在扁担上，王忠茂蹲着抽旱烟。

高莹和李晓明远远地走来。（镜头推进）

李晓明脸上汗水涔涔。高莹沮丧地前望着，倏地，村头那父女二人悠然自在的样子跳入她的眼底，她一松劲，全身几乎散架了。

李晓明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没有动静，回头看，高莹停在那里，正吃力地用手掐后腰。

李晓明回到高莹身旁。

高莹：“明明，我的腰病又犯了。”

李晓明：“快吃药。”伸手进筒兜。

高莹：“不，得有温开水。”

李晓明：“那快到前面村子里去……”

高莹：“走吧。”挫身前行。

李晓明忙用拳头给高莹轻轻捶后腰。高莹慰藉地笑了。

李晓明：“妈，我背你。”躬背在高莹身前。

高莹笑着推开李晓明：“叫人笑话。”

李晓明：“唉，其实……其实你用不着亲自来送，在家多好！”

高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王忠茂发现母子二人走来，高声：“这一气走得不慢！省出

时间了！歇会儿吧！”

高莹已瘫坐在行李上。

王兰兰：“要开水吃药？我去看看。”拐过山墙角去了。

李晓明从筒兜里掏出了一个用塑料泡沫裹着的外形古朴的陶瓷瓶，一晃摇：“没了！”

高莹：“还能倒出半汤匙，能服一回。”

李晓明：“那怎么不带上一瓶新的……”

高莹：“总共就这一瓶，一般情况下我都舍不得用……”

李晓明：“别的药带没带？”

高莹：“我的腰……别的药都不灵。”

李晓明：“那要是回去路上再犯病……”

高莹：“唉！你爸爸写信给上海、广州、北京，都打听了，这种药就是弄不到手。”

李晓明将陶瓷瓶放到了靠山墙的石台上。仍蹲着抽旱烟的王忠茂面对着陶瓷瓶，只见瓷面上鼓出着四个字：“瑶琳药液”。

王兰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由山墙角拐过来，高兴地：“这一家就有，正烧开了！一大锅！”将碗放在石台上。

高莹的目光盯着碗边上沾满的黑黑的油泥，皱起了眉头。

王忠茂看在眼里，不悦地转过脸去。

李晓明端起陶瓷瓶和碗递到高莹面前：“妈，吃药吧。”

高莹伸手到筒兜里取出一只小搪瓷杯，吃力地起身：“明明，我们到这一家……”

李晓明：“怎么了？”

高莹指碗边：“你看看！”

李晓明：“啊，这么脏！”

高莹象叹出一口长长的闷气：“唉……”指山墙，“乡下人哪，总还是缺少知识，真没有办法。”拎筒兜在手。

李晓明泼掉了一碗热开水，端着陶瓷瓶和高莹一起拐过山墙